



温馨故事

女儿的坚持

□崔立

女儿读初中。这个夏天来临的时候，女儿忽然变得神秘起来，特别是放暑假后，整日地往外跑，每天回家都是傍晚六七点钟了。

看女儿忙成这样，我心里总有些不踏实，女儿是个文静的女孩，一天到晚往外跑，这不像她的性格啊。会不会是女儿出去干什么“坏事”呢？

一天傍晚，当女儿带着一张分明是被烈日晒红的脸回家时，我说出了我的疑惑。女儿显然不会说谎，见我问，便吞吞吐吐地说，她想买一部手机，要2000多块钱，她想靠自己的努力赚钱买。女儿还说，她这段时间一直在和几个同学帮人发传单，她算过了，干40天，她就可以赚够买手机的钱了。

看着女儿满是疲惫的神情，我不免有些心疼。我想了想，说，如果你真想买手机，爸给你买，行吗？而且，你现在打工，会影响到你的学业。

女儿微笑着拒绝了我，说，爸，您放心吧，学习我会安排好的。我只想坚持一下，体会一下您赚钱的不易。

我忽然发现自己被女儿说服了，也许，让她真实地体验一下生活，可以更珍惜现在的学业。

于是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每天傍晚六七点钟，我都能看到女儿拖着疲惫的身子跑回家。妻埋怨我，说我不该让孩子这么苦。我苦笑，我何尝希望女儿吃苦呢？

我常常徘徊在女儿发传单的路口，远远地看着女儿在烈日下巴望着远远走来的行人。女儿会主动上前，微笑着递上传单。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肯接过传单，很多人会向女儿摇头或是摆手，表示不要。而这时女儿总是微笑着点点头。看来，女儿这次确实是很坚持啊。

有几次，女儿回家后，我对她说，手机爸帮你买吧，你别去发传单了，好吗？女儿却摇头，说，爸，手机我可以不要，这次，我只想证明一下自己，我可以。

今年夏天热得出奇。女儿原本白白净净的脸，被晒得黑黑的，黑里又透出点儿红。

有一天，女儿兴高采烈地跑回家，黑里透红的脸上写满了快乐和满足。

我看见，女儿手里紧紧地捧着一个装手机的盒子。我乐了，看来女儿终于实现了心愿。

接下来，女儿却把手机推到了我面前：“爸，你那个旧手机，可以换了。”

我愣了愣，说，这部手机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你坚持了那么多天，不就是为了这部你梦寐以求的手机吗？

女儿微笑着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
在这个夏天即将来临的时候，女儿和她五六六个要好的同学一起约定，要靠自己的努力，给自己的父亲买一部手机，作为迟到的父亲节礼物。

当时，是大家一起许下的心愿，而最终坚持下来的，只有女儿。

我看着女儿，心头猛地一暖。

岁月故事

报恩

□陶百军

我拿不定主意啊！再后来，上面一纸调令把春子调到了邻村的学校，英子也趁着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带着一个小包裹走了，是一个人。

五年之后，英子给爹妈寄回来一大笔钱。英子的妈又在半夜叨咕：这楼是盖两层还是三层，我拿不定主意啊！又过了五年，英子自己开着一辆乡亲们叫不上名字的小汽车回到了乡里。

村里的婆姨们问：在啥单位上班？英子把一些写着“××房地产公司经理”的小纸片分给大家。有人说，看不明白，你就说有没有乡长的官大？

婆姨们又问：过得可好？英子说：不好。打了三年工，嫁给了一个老板。没过两年，他因为吸毒死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硬挺着把公司办下去。累死人啊！

婆姨们说：大伙这些年想你着呢。英子说：有难处吗？婆姨们说：难啊。种的粮食卖不出去。英子说：好办。你们把地里全都种上高粱，我按最高价收购。

婆姨们问：为啥？英子答：报恩。

英子又去看了春子：过得好吗？春子说：还好。我教书，娃他妈一年能喂三头大肥猪，够生活的啦。

第二年春上，全村人按照英子的吩咐将所有土地都种上了高粱。高粱穗火红的时候，英子回来了。她在高粱地里大哭一场后说：收吧。

再一年也是这样。

下一年的时候，秋霜来得早。乡亲们不敢收割，问：英子还没有回来哭那一场呢，要是收了，她不给粮钱怎么办？

后来，英子在那一片没有收割的高粱地里哭了一场，粮钱照付。

老街故事

韦闲人

□刘建超

韦不拔也是老街闲人。他有过很风光的日子。

老街有个饲养场，韦不拔在饲养场做养殖员。饲养场的活又脏又累，许多人都通过各种关系调走了，只有韦不拔从年纪轻轻进场，直到结婚生子，四十来岁了还在场里养鸡喂猪。韦不拔白白胖胖的媳妇问他，为何死抱着饲养场不放。韦不拔眯缝着眼，捏着媳妇胳膊上的细皮嫩肉说，饲养场有啥不好，能吃饱便宜鸡蛋，病鸡老鸡时不时就能炖上几只，还有那孵不出小鸡的全黄蛋，别人要场领导批条才能买得到，咱能随便吃。要不，自从你跟我我就变得又白又胖了。媳妇于是很知足地倚在韦不拔的怀里。

韦不拔有手绝活，就是能把刚孵出窝的雏鸡分出公母。孵出鸡娃是饲养场最风光最热闹的日子。韦不拔席地而坐，一张席子圈起二三百只雏鸡。他左右各放一个箩筐，两手各抓起一只鸡娃托在掌心，双掌轻轻往上一颠，便“男左女右”地将鸡娃扔进箩筐，一会儿工夫，就把圈起来的仔鸡分得一清二楚。这时，韦不拔就会悠然地叼起一支烟，惬意地吐着烟圈。场长则在旁边端茶倒水，他知道，饲养场主要是靠养母鸡下蛋，如果不能及时分出公母，公鸡养大了饲养场就赔惨了。

热闹的日子也是韦不拔荣耀的日子。老街或乡下来的人都要到饲养场来抓仔鸡。来抓鸡的人围在韦不拔身旁，说好话赔笑脸，都希望能多抓几只母的。



李玉明 绘

韦不拔对一个新婚不久梳着长辫子的女人格外照顾。女人来抓仔鸡，韦不拔给挑的清一色母的。韦不拔喜欢女人的长辫子。长辫子女人的仔鸡养大下了蛋，还专门提了一篮子鸡蛋去感谢韦不拔。韦不拔也仗义，把饲养场的鸡饲料给女人装了一包，说这饲料鸡吃了下蛋多，个也大。韦不拔后来打听到，这女人是从西北嫁过来的，姓赛。韦不拔努努嘴，瞧人家这姓都稀罕，老街还没有姓赛的哪。韦不拔常搂着自己的老婆说，你要是有条大辫子多好。

韦不拔过了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。后来政策变了，集体和个人都可以办饲养场，有的鸡鸭贩子干脆把仔鸡仔鸭送上门陪着养，鸡鸭养大了，母的收钱，公的白送。韦不拔的绝活没地方显摆了，饲养场也关门了。韦不拔在家歇着，日子就紧巴了，胖老婆埋怨也从小心翼翼变得明目张胆，指桑骂槐地说韦不拔没本事。韦不拔遇到了当年的长辫子女人。女人的长辫子已经剪掉了，齐肩的短发更显精神。女人告诉韦不拔，她在老街租了门面，开了一家米皮店，就叫

赛大姐米皮。女人说她男人在老街管点事儿，给他说说看。没过几天，老街成立了市容管理大队，通知韦不拔上班了。

韦不拔头一次穿上公家给发的衣服，还有带檐的帽子。老街人开始喊他韦管理。刚上任，韦不拔心里忐忑，乱占街道摆摊设点的都是些“呲牙人”，不好惹。他先找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吆喝，老太太说，你不是饲养场的老韦吗？现在管事了？那年你给我抓的鸡娃一半是公的，让我老伴好顿埋怨哩。老太太的车一动，其他的也纷纷让道，韦不拔的声音就壮气了许多，还故意晃晃手里的罚款单。

有一次他对占道的一个小青年吆喝，嘴里还带着脏话。小青年不吃他那一套，撕了罚款单还推搡韦不拔。韦不拔知道碰上了硬茬，就学乖了，对街上摆摊的人逐个摸底，了解其背景。对一些临时摊位他也先察言观色，该硬的时候就横，该软的时候就熊，知道惹不起的就睁只眼闭只眼。韦不拔最绝的是竟然看出了扮成商贩的上级检查组成员，他态度温和，执法人性化，深得检查组好评。韦不拔的工作很有成效，被任命为组长，负责了三段街道。

这样的日子也没过上两年，市容管理大队被撤销，人员被遣散了。可是偏偏韦不拔留下了。有人说，韦不拔有啥本事！啥本事？能把仔鸡分出公母来那不叫本事，能把路人看出个子丑寅卯那才是真本事。这种人，难得。

韦不拔于是就有了喝茶耍嘴活眼皮的闲人生活了。